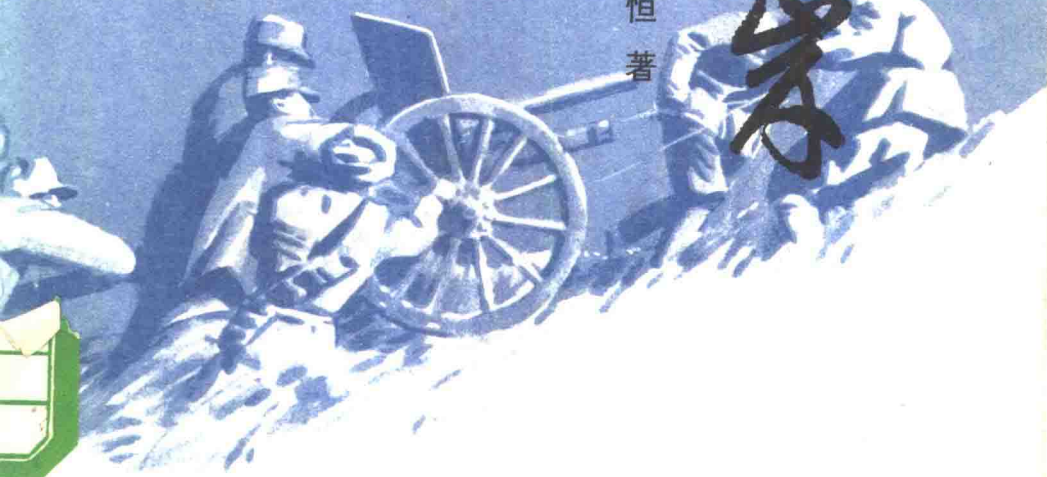


碧流河两岸

郭宝恒 著



郭 宝 恒 著

碧 流 河 两 岸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沈阳

封面题字 杜裕民

碧 流 河 两 岸

Bi liu he Liang an

郭宝恒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鞍山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35,000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11 \frac{3}{4}$ 插页: 3
印数: 1—38,5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景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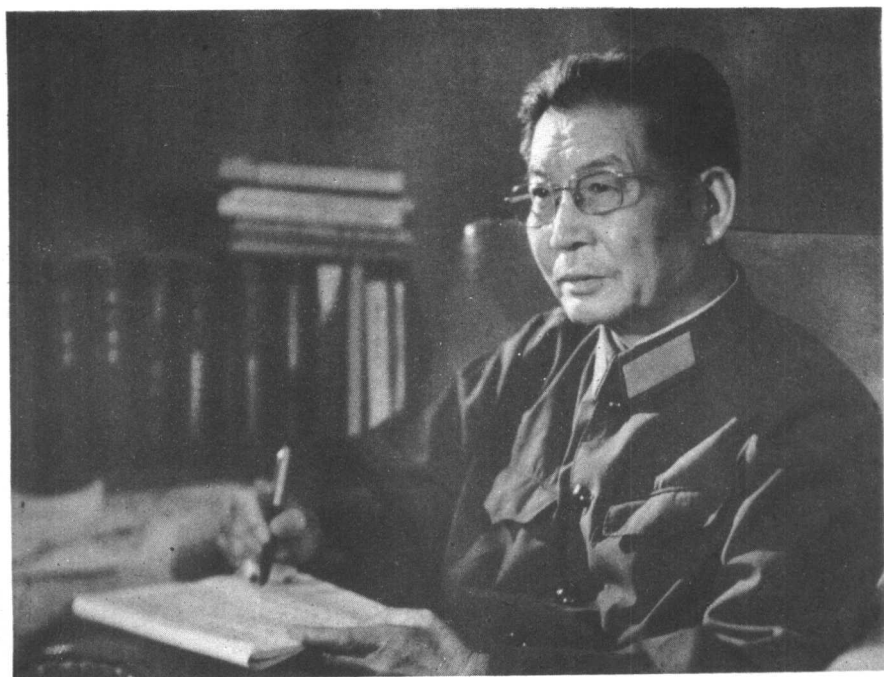
责任校对: 孙明晶

封面设计: 姚殿科

统一书号: 10090·372

定价: 1.35 元





作 者 近 照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燃起战火，侵占东北，纠集重兵接连向南满进攻，妄图消灭我党领导的南满部队。我辽南军区突出重围，英勇反击，战斗在碧流河两岸。陈云同志高度评价这支部队是“辽南檐下一盏灯。”

本书以辽南军区三团为主线，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指战员们三出关东州，巧妙地出击敌后，战鞍山，打海城，夺营口，攻大石桥，参加辽西会战和全歼廖耀湘兵团的精彩战斗场面，再现了宏伟的历史画卷，展示了指战员们气壮山河、殊死激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故事生动感人，情节起伏跌宕，语言具有辽南乡土特色，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目 录

引 言	• 1 •
一 古城内外	• 11 •
二 奔向辽南	• 20 •
三 水泉剿匪	• 34 •
四 殒石山战斗	• 53 •
五 鞍海战役	• 67 •
六 面对敌人大举进攻	• 88 •
七 甩开敌人，前进	• 109 •
八 辽南屋檐下	• 135 •
九 打出关东州	• 150 •
十 翻过猫儿岭	• 177 •
十一 双塔大捷	• 189 •
十二 盛家磨房突围	• 205 •

十 三	反攻前夜	• 217 •
十 四	横扫辽南	• 230 •
十 五	两克大石桥	• 251 •
十 六	夜战大路沿	• 275 •
十 七	再克大石桥、鞍山	• 295 •
十 八	王嘉善起义	• 316 •
十 九	抢占彰武	• 328 •
二 十	纠缠扭打	• 341 •
二十一	合围聚歼	• 359 •
尾 声		• 371 •

引 言

一九四五年是个令人难忘的年代。

这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是最后阶段，德、日法西斯已注定了彻底失败的命运。历史，在世界人民面前展开新的一页，这是个划时代的变化。

四月间，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七大”，“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¹⁾大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已经为期不远了，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仍然存在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问题。

中日战争虽没最后结束，蒋介石已料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便积极准备掠夺战后的胜利果实。为了破坏我党“七大”的政治影响，钳制我军反攻，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淨化事件。

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一战区

〔1〕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两个中国之命运》。

司令官胡宗南所属五一九师和骑兵第二师，突然向我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淳化县爷台山发起攻击。二十三日，又以预备队第三师参战。

爷台山在军事地位上极端重要。它的南面，距国民党占据的西安约二百余里，北面，离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约四百余里，是我保卫延安的南大门。秦汉以来，爷台山就是从咸阳去边塞榆林关的必经之道；八年抗战期间，我们经常和国民党部队在这里发生冲突，成了搞磨擦的焦点地区。

对于蒋介石的猖狂进攻，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军集中了三五八旅三个团、教二旅两个团、教一旅一个团，在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联防司令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参谋长解方同志的指挥下，开始了坚决的反击。经过几昼夜的激战，收复了爷台山地区，全歼敌人两个团。

敌人遭到痛击后，随即增加了二个师的兵力，企图重新抢占爷台山地区。我军已做好了充分准备，决心趁敌立足未稳，再重创敌人。

我教一旅第二团担任左翼攻击，二营负责主攻。当时我是二营的教导员，营长何鸿玉同志在延安党校学习，这艰巨的任务便落在我和副营长张景耀同志身上了。

八月八日清晨，我和张景耀带领五连连长赖兴华、六连连长于庆华、七连连长贺从业、八连连长张树勋等同志，踏着湿漉漉的露水，穿过薄雾蒙蒙的树林，悄悄地深入到敌人前沿阵地察看地形。

太阳渐渐冒出东山，桔色的阳光洒向大地。我们神不知

鬼不觉地完成了侦察任务，穿过了几道青纱帐，安然回到了营部。

旅指挥部决定下午五点向敌人发动攻击，距离进攻的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了。

我们根据侦察的情况，认真研究了敌情，果断地做出了战斗部署，决定：五连和七连担任突击，各连准备三十根长矛，突击时与敌人拚搏。

下午三点开饭。四点集合全营，进行战斗动员。继后，各连连长当即分头回到连里，布置任务，准备投入战斗。

临战时分到了。平坦的空地上，齐刷刷地站好了全营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一派出征前的严肃、紧张的气氛。

我站在队前，向全营做战斗动员。突然，传来急促的“哒哒哒”的马蹄声。我心里一惊，不由得抬头望去，只见迎面的土道上荡起黄尘，一匹战马飞驰而来。来人是团部通讯员李双庆。我感到挺纳闷，眼看进攻时刻到了，他来干什么？有什么新情况吗？

战马驰到队前，汗水淋淋，吐着粗气。李双庆滚鞍下马，向我敬了个礼，气喘吁吁地说：“报……报告教导员，卜（云龙）团长命令，停止出发！”

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惊愕了：“为什么？”

“日本宣布投降啦！”他提高嗓门，兴奋地说。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瞪大眼睛，严肃地说：“再重复一遍！”

李双庆挺起胸脯，眉飞色舞，语气肯定地大声说：

“让你们停止出发，日本投降了！”

他说的清楚，我听的真切，但仍消除不了心中的疑团。

我也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垮台为期不远了，但没料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这震惊全球的大事，振奋人心的消息，却从一个不满十七岁，尚未脱去孩子气的小通讯员口里说出来，我感到惊异。我想，在这两军对垒的殊死战场上，传错命令，贻误战机，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确认消息的准确性，我又追问了一句：

“哪个地方的日本鬼子投降了？”

他觉出了我对他的不相信，顽皮地撩起眼帘，拉长声调说：

“整个日本帝国主义呗！”

平时爱开玩笑的六连连长于庆华，这会儿也格外严肃起来。他用手抬起李双庆的下巴颏，十分认真地说：“马上就要打仗了，你要传错了命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李双庆爽快地回答：“没错，没错！”

这时，团部的崔译电员和通讯员也乘马飞驰而来。他俩兴奋异常地大声喊道：

“特大喜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话音未落，队伍“哗啦”一下子全散开了。战士们激动地流出了热泪，欢喜地蹦跳着，紧紧地拥抱着，相互捶打着，尽情地欢呼着：

“我们胜利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如滚滚春雷，响彻爷台山上空。

我接过译电员手中的电报，几行粗犷有力的大字映入眼帘：

“日本帝国主义于今日午时正式宣布投降，你们停止作战。除关中分区坚守爷台山外，所有部队撤回原地。”

通讯员告诉我，团首长命令我随他们速回延安，部队由张副营长带到甘泉县的清泉沟待命。

这天晚上，我和通讯员孙杰清乘着快马，向延安火速奔去。夜色清朗，明月当空。战马在寂静的黄土高原上奔驰。清凉的夜风扑打着脸膛，令人心旷神怡，打开了我思绪的闸门：抗战八年了，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多少中华儿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今抗战胜利了，他们可以含笑九泉了。

第三天上午，我们到了延安，进了杜甫川旅部开设的旅店。

延安城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流滚滚，呼声如潮。大街两旁的商店、饭店、旅店、杂货店……门前悬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来自枣园、杨家岭、延河两岸的党政机关和战士，手举着小旗，高呼着口号，在列队游行；鲁艺学院和文艺团体在街头巷尾演出活报剧和喜庆胜利的节目；边区人民的秧歌队，在乐队的伴奏下载歌载舞……人人喜笑颜开，欢欣雀跃。这欢乐的场面，动人的情景，是我有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的，不禁使我流出了激动的热泪，油然想起了参军时离开家乡的情景。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天津读书。在抗日救亡热潮的鼓舞下，我和同学们决心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我是独生子，妈妈虽然舍不得，但还是同意了。她含着热泪对我说：“孩子，妈不拦你，去吧。打日本，就是战死在疆场，也值得。”

清晨，飘着鹅毛大雪。母亲为我打点好行装，还特意为我带上了两口袋家乡的大红枣，送我登程了。第一次离开家乡，离开母亲，我心里一阵酸痛，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哭起来。妈妈也哭了，抚摸着我的头，嘴唇颤动地说：“孩子别哭，你不是对娘说过吗，小鬼子逼得咱们走这条路呀！走吧。”妈妈拉拉我的衣襟，正正我的挎包，催我上路。

“娘，打完鬼子，回家来看你。”我说。

慈祥的母亲深情地点点头，泪水也涌了出来。

雪越下越大。我走出了半里多地，回头望去，透过迷蒙的雪雾，看见母亲还站在村外的风雪中……

抗战胜利了！敬爱的妈妈，此刻你也一定和大家一道欢庆胜利吧！

“老郭，下来扭呀！”谁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啊，是我的老战友，我们的营长，在党校学习的何鸿玉同志在秧歌队里边扭边向我招手。

我跳进队里，和大家一块儿扭起来。扭了一会儿，我们走出队伍，站在一起唠扯起来。

“你来延安做什么？”他问。

“爷台山停止战斗，奉命来的。”

“今天上午，毛主席接见了赵承金同志。”赵承金是教一旅副旅长，是原东北军起义将领之一。他分析说，“可能让赵承金挺进东北。”

“你什么时候回部队？”我问。

“还有四、五天就要毕业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但愿我们也挺进东北。”

翌日下午，联防司令部副主任甘泗淇同志果然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挺进东北的指示，并限令我们七天前做好出发的准备工作。挺进东北的愿望实现了，我昼夜兼程返回了部队驻地。

我回到清泉沟后，立刻组织部队开始了紧张繁忙的出发准备工作。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全团开到了延安。

中央决定，以教一旅第二团、中央干部团和教二旅第十团组成一个挺进东北支队。中央干部团中有许多中央首长、高级干部和县、地委的干部，共八百多人。挺进东北支队的领导有林枫、张秀山、解方、袁升平等同志。我们二团和教二旅歩兵团在途中的任务是，保护中央干部团。

毛主席十分关心东北的问题，就在他赴重庆谈判起程的前一天，还将教一旅副旅长赵承金和政治部主任邱先通找去谈了二十多分钟，做了争夺东北的具体指示。

二十七日早晨八点钟，挺进东北支队营以上干部聚集在中央党校礼堂，等待中央首长接见。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

注视着礼堂的门口。

九点钟，不知谁惊喜地喊了一声：“来啦！”

大家不约而同地向门口望去。只见从门口走进来一位中等身材，五十多岁，身着灰军装，腰扎宽皮带的首长。跟在后面的人，四十多岁，穿着上身黑、下身灰的工人服装，看上去温静、端庄、老练。别人告诉我，这是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后边跟着许多首长，我一眼认出了彭总和贺总。掌声骤起，人们高兴地连蹦带跳。

在热烈的掌声中，朱总司令走到台前，向大家讲话：

“我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延安党政机关，向去东北的同志们送行。”

大家激动地鼓起掌来，朱总司令接着说：

“你们到东北去做什么呢？就是要去东北夺天下，收复那里的失地。八年抗战胜利了，蒋介石却让我们原地驻防待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国民党要抢占胜利果实了，不让我们动手。前几天，以我的名义发出了向东北进军的命令，就是和他们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你们去东北的任务很繁重，要争取时间迅速发展武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现在蒋介石想挑起全国性的内战，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朱总司令讲完，接着是刘少奇讲话，他说：

“听说你们很担心主席去重庆的问题，根据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不过我们已做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请你们放心到东北去。”

“同志们：我们在东北没有群众工作基础，大家要深入

农村，做艰苦的群众工作。首先在群众中扎下根，站住脚。在发展武装上，开始不要采取单人扩兵的方法，要采取摘葡萄的办法，一组组地摘，成团、成营、成连地改造伪满部队和群众自发武装。”

随后，彭德怀、张闻天和谭政等首长都讲了话。会场上，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下午二时，部队集合，赵承金副旅长讲完话，指战员们迈着雄健的步伐，高唱着《延安颂》，依依惜别地离开了延安，踏上了奔赴北疆的征途。

队伍经延川、绥德、米脂、清涧，到了瑕县黄河渡口。指战员们望着波涛汹涌、一泻千里的黄河，不由得高唱起了冼星海同志的《黄河颂》：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奔向东南。

金涛澎湃，

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

结成九曲连环

.....

黄河，风高浪急，我们奔赴东北的心情更急。抢渡黄河开始了。我们每人身上绑着四个大葫芦，当做救生圈。在一

位五十多岁的老艄公指挥下，一批批登上了船。

船在波涛中颠簸，时而被推上峰顶，时而沉到浪谷。战马，惊慌地竖起耳朵，发出嘶鸣。老艄公象指挥一场决战，惊喊着指挥水手们与浪涛搏斗。

咆哮的黄河，终于被勇士们征服了。挺进大军安然地渡过了黄河。

又经过两天的行军，到达了晋绥军区所在地。吕正操司令员和区党委书记兼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同志向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安全到达重庆，受到各界人士欢迎的消息，大家顿时激动地高呼起来。

部队离开晋绥军区所在地后，经河口、阳武、代县、平型关，穿过吕梁山脉，进入河北境地。又经怀来、十三陵、怀柔，出古北口奔承德。部队行期月余，昼夜兼程。为了加快速度，将病号组织起来，暂留承德。中央干部团分为两批，一批有马的人，编成骑兵，直奔沈阳。没马的人，继续随我团步行。这样一来，行军速度大大加快了。我们团爬山越岭，一路急行军，很快到达了凌源。稍事休整，乘上火车，十月二十五日到达了沈阳郊外的马三家子。休息了两天，然后进了沈阳。

挺进东北的目的是实现了，而更加艰苦、复杂的战斗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